

THE AUTHOR'S NOTE TO THE THIRD EDITION



原典对照精编本 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

童年·在人间

Childhood in the world

[俄]高尔基

YuanDianDuiZhaoJingBianBen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原典对照精编本 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

童年·在人间

Childhood in the world

THE AUTHOR'S NOTE
TO THE EXCELLENT EDITION

[俄]高尔基



YuanDianDuiZhaoJingBianBen

 时代文艺出版社 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(第三辑)/高尔基等著,
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3.8

ISBN 7-5387-1506-1

I. 世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-俄-近代
IV. 1248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6567 号

《世界文学名著经典》第三辑 童年·在人间

作 者:[俄]高尔基
责任编辑:张秀枫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开 本:850×1168 32 开
字 数:614 千字
印 张:13
版 次:2004 年 2 月第 2 版
印 次: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0001-3000

书 号:ISBN 7-5387-1506-1/I·1453
定 价:420 元

目 录

童年	(1)
在人间	(169)

童 年

在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屋子里，父亲僵硬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，盖着白布的身子显得特别长。他光着脚，脚趾张开着露在外面。那双常常用来抚爱我的手如今一动不动地放在胸前，手指也是弯曲着的。他那双紧闭着的眼睛再也不能象平时那样总是乐呵呵的了，眼皮上被盖上了两枚圆圆的铜币。他那张面孔已经变得乌黑而不象平时很和蔼的样子，特别是他的牙难看地露在外面，让人感到恐惧。

母亲穿着一条红裙子，光着半个身子，跪在父亲的旁边，正在用那把小黑梳子把父亲那长长的柔软的头从额梳到后脑勺。那把小黑梳子是我喜欢的玩具，我常常用它来锯西瓜皮。母亲给父亲梳头的时候，嘴里还在用沙哑的嗓音低沉地啼叨着什么。她的眼睛红肿，仿佛融化了一般，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里流了出来，滚落到她的胸前。

外婆在旁边，拉着我的手。她长得胖乎乎的，大脑袋，大眼睛，鼻子上皮肉很松，让人看了总觉得很好笑。她身子软绵绵的，是个特别有幽默感的人。今天她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，也在哭着，但她的哭跟母亲的哭不大一样，她总是伴随着母亲一起哭，象伴唱似的，哭得很老练。她全身颤抖，使劲拉着我，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。我向后扭着身子，躲在外婆的身后，不肯朝前去。我心里害怕，同时又感到难为情。我还从来没见过大人们哭。外婆一再对我说的话，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

“快去跟你爸爸告别，从今以后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他死了，好孩子，他不该死啊，他还不到岁数。”

大病初愈的我，刚可以下床走路。但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我生病期间，父亲一直在照顾我，他总是一副很自信很幸福的样子。后来，他突然消失了（高尔基三岁时，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城患霍乱，父亲看护幼小的孩子，不幸染病而死。），外婆代替了父亲来照顾我。我外婆是个很古怪的人。

“你是从哪儿跑出来的？”我问外婆。

外婆回答说：“从上头来的，从下面来，我不是跑来的，是坐船来的！在水上可不能跑（这句话里的“上头”是指伏尔加河上游，“下面”是指下新城（后更名高尔基城），这些词在俄语中是谐音字。俄语中的“跑来”和“坐船来”是不同的动词。此处孩子用词不当，外婆纠正他。），傻蛋！”

她的话让人莫名其妙，又很好玩儿。我家的楼上住着一些留着大胡子

而且还染了头发的波斯人，楼下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黄脸儿的加尔梅克族老头儿，他是个卖羊皮的小贩。楼梯的栏杆可以作滑梯来玩，但要是当心，就会翻着跟头滚下去，这一点我是再清楚不过了。所说的这些跟水有什么关系呢？全是戏弄人，前后根本不搭边儿，真是叫人好笑。

“干吗说我是傻蛋？”

“谁让你又吵又闹来着。”外婆的脸上带着笑说。

外婆富有乐感的语气让人感到亲切。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她起，我们就成了好朋友，此刻，我多么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间小屋啊。母亲让我感到很压抑。她的泪水，她的号哭，都使我感到新奇，使我惶恐不安。她今天的这个样子我还是第一次看见。母亲平日神色严厉，而且很少说话。她个子很高，总是干净利索。母亲的身体很结实，一双强壮的大手有劲极了。可是今天，她好象全身都肿胀了起来，头发散乱，衣衫不整，看上去很难受的样子，仿佛她的一切都乱了套。往日的头发总是整整齐齐地盘在头上，象戴了一顶油光闪亮的帽子，现在却披散在赤裸的肩头，滑落到了她的脸上。她只把一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，不时地摆来摆去，轻触着父亲的那张沉睡的脸。我在房间里站着，站了好长时间，但母亲没有理睬我，甚至没有抬眼望我一下。她一直在梳着父亲的头发，不停地哭泣着。

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名巡警站在门口朝屋子里望了望，那巡警气呼呼地喊道：

“赶快把他给抬走！”

窗门上挂着一条黑布，代替了窗帘。黑布被风吹得鼓起来，好象一张船帆。有一回，父亲曾带我坐小帆船去游玩，忽然，天空中响起了一声霹雳。父亲笑了笑。他用双膝紧紧地夹住我，喊道：

“别怕，卢克（父亲对年幼的高尔基的爱称，意为“葱头儿”。），没什么！”

这时，母亲忽然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，但立刻又坐下了，仰面倒在地上，头发铺散在地板上。她那张惨白的脸变得铁青，两眼紧闭着，象父亲那样露着牙，用吓人的声音说：

“快把上门关上，把阿列克赛抱出去！”

外婆慌忙把我推开，跑到门口，喊道：

“亲爱的邻居们，别害怕，也别多管闲事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请离开吧！这不是霍乱症，是女人临产。各位老爷，行行好吧！”

我躲藏在箱子后面的阴暗角落里，从这里可以看到母亲躺在地板上，身子不停地弯曲着，哼哼呀呀地叫着，牙齿咬得吱吱响。外婆在她身边爬来爬去，不停地安慰她，那声音听起来既亲切又快活：

“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！忍着点儿，瓦留莎，圣母保佑。”

我心里害怕极了。母亲和外婆在地板上忙来忙去，就在父亲身边，有时碰着父亲的身子，又是呻吟，又是喊叫，可我父亲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，说不定还在笑呢。外婆和母亲在地板上折腾了好久。她不止一次地站起身来，然后又躺下去，外婆象一只柔软的大黑皮球似的，有时跑到门外

去，不一会儿又跑进来。后来，黑暗中忽然传来婴儿的哭声。

“上帝保佑！”外婆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接着，外婆点燃了蜡烛。

我可能是在屋角里睡着了，后来发生了什么，我就不记得了。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，在一个阴雨天，荒凉的公墓的一个角落里，我站在一个湿滑的小土丘上，望着墓穴。这时，父亲的棺材已经被放进了墓穴里，墓穴底部有些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。有两只青蛙已爬到米黄色的棺材盖上。在父亲墓前，除我以外，还有外婆以及浑身被雨淋湿了的巡警和两个乡下人。那两个乡下人满脸怒气，手里拿着铁锹。暖融融的细雨象细小的珍珠似的洒落在大家身上。

“开始填土吧。”巡警说完就向旁边走开了。

外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哭了起来。那两个乡下人躬着身子，急急忙忙地给墓穴填土，墓穴里的积水给土块打得啪啪作响。爬在棺材盖上的青蛙急忙跳下来，刚要往穴壁上爬，马上就被土块打落到墓穴底部去了。

“你站远点儿，廖尼亚（高尔基的小名）。”外婆揪住我的肩膀，对我说。我挣脱了她的手，我不愿离开这里。

“真拿你没办法，上帝啊。”不知外婆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埋怨上帝。她久久地站在那里，默默无语地低垂着头。墓穴被填平了，她依旧站在那里。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重重地拍打着坟墓上的泥土。忽然起风了，细雨旋即随风而去。外婆拉着我的手，领我来到远处的一座教堂前，这里有许多黑色的十字架。

“你怎么不哭啊？”她领我走出墓地的围墙，问道，“你应该哭啊！”

“我哭不出来。”我答道。

“哼，哭不出来，这样可不好。”外婆轻声对我说。

这种事说来令人奇怪。我很少哭，只有受了委屈我才哭，要是因为怕疼的话，我是从来不哭的。我哭鼻子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嘲笑我，而我母亲却大喊：

“不许哭！”

回家的时候，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上，马车行驶在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上，两旁满是暗红色的房屋。这时我问外婆：

“那些青蛙还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不，它们爬不出来了，”外婆回答，“愿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无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不曾象外婆这样口不离上帝，仿佛上帝是她的亲戚。

几天以后，我便同外婆和母亲一起搭上了轮船。我们坐在狭小的船舱里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躺在船舱一角的小桌上，身上裹着白布，外面扎着红带子。我趴在包袱和箱子上，从轮船的小窗子里朝外望着，小窗圆圆鼓鼓的，就象是马的眼睛，湿润的窗玻璃外面，浑浊的河水翻着泡沫，哗哗地流着。有时河水翻起一片片的浪花，朝窗玻璃上扑来。这时我

不由自主地朝后躲，跳到地板上。

“不用怕！”外婆对我说，她用柔和的双手轻轻抱起我，又把我放回到包袱上。河面上升起灰蒙蒙的大雾。远方偶尔呈现出黑黝黝的土地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又在浓雾和河水里了。四周的一切都在颤动，唯有母亲纹丝不动。

她把两手放在脑后，身子倚着舱壁，坚定地站着。她的脸色暗淡，呈铁青色，两眼紧闭着，一直沉默不语，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一个陌生人。我觉得，连她身上的衣服都令人觉得眼生。

外婆几次轻声地劝她：

“瓦丽姬，吃点儿东西吧，多少也要吃点儿，好吗？”

我母亲一声不吭，动也不动。

外婆跟我说话时象在说悄悄话，同我母亲说话声音要高一些，但总是陪着小心，怯生生的，而且话很少。我觉得，她是害怕我母亲，明白了这一点之后，我对外婆更亲近了。

“是萨拉托夫。”我母亲突然气呼呼地高声说，“那个水手哪儿去了？”

瞧，她连说话也变得古怪起来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萨拉托夫？水手？一个体格宽大、头发花白的男人走进来，他穿着一身蓝色衣服，手里拿着一只小木匣子。外婆接过木匣，把弟弟的尸体放进去，装好之后，她便伸开双臂，托着小木匣，小心翼翼地朝舱门走去。但外婆身体太胖了，只有侧着身子才能通过那个狭小的舱门。她在舱门口踌躇不前，样子十分可笑。

“哎，妈！”我母亲喊了一声，从外婆手里抢过木匣，接着她们俩都不见了。我只好留在船舱里，仔细端详眼前的这位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怎么，小弟弟死了？”他朝我俯下身来，问道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那萨拉托夫呢？”

“萨拉托夫是个城市的名字，你朝窗外看看，就是这个城市！”

窗外的大地在浮动。地上雾气腾腾，有一些悬崖峭壁，看上去黑乎乎的，活象一大块刚刚切下来的面包。

“我外婆去哪儿了？”

“去埋葬外孙了。”

“要把他埋在地下吗？”

“当然是啦，是埋在地下。”

我对水手说，安葬我父亲的时候，有几只活青蛙给埋在墓穴里了。水手把我抱起来，紧紧地把我搂在胸前，亲了亲我。

“唉，老弟，你现在什么都不懂！”水手说，“青蛙没什么好可怜的，有上帝保佑它们呢！你该可怜你的母亲才是。你看她多痛苦啊，给折磨得不成样子啦！”

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尖叫起来。我事先已经知道这是轮船，所以听见汽

笛声并不害怕，但是那水手却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，转身向外跑去，只说了一句：

“得快点跑。”

这时，我也想往外跑。我来到舱门外面。狭窄的过道光线很暗，连个鬼影也没有。离舱门不远的地方，镶在阶梯踏板上的铜片闪闪地发着光。我向上方望去，只见人们都背着行李，提着包袱。很明显，乘客们正在下船。这么说，看来我也该下船啦。然而，当我跟随一群男人走过去，来搭在船舷上的踏板跟前时，人们都冲我喊叫起来：

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这时，人们对我推推扯扯，盘问了好长时间。最后，那位花白头发的水手终于来了，他把我抱起来，对大家解释说：

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，是他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的。”

他飞快地把我送回船舱，让我坐在包袱上，临走时他伸出一个指头吓唬我道：

“小心我打你！”

头顶上的喧哗声渐渐平静了下来，轮船已不再颤抖，也不再发出咚咚的响声了。船舱的小窗仿佛被一堵潮湿的墙挡住了，船舱里变得黑乎乎的，让人透不过气来，包袱也似乎膨胀起来，不时地挤压着我。一切都变得令人讨厌。莫非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永远留在这艘空空的轮船上了？我来到舱门跟前。舱门打不开，铜把手拧不动。我拿起一只装着牛奶的瓶子，使尽全身力气朝门把手上砸去。奶瓶砸碎了，牛奶溅在我的腿上，灌进我的靴子里。遭到失败以后，我苦恼极了，趴在包袱上小声哭起来。哭了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可是，我醒来的时候，轮船又“咚咚”地响起来，并且不停地颤抖着。舱里的小窗户变得象太阳一样明亮。外婆坐在我身边，她正在梳头，不时地皱着眉头，还低声嘟哝着什么。她的头发多极了，浓密的头发盖住了她的双肩、胸脯和膝盖，一直拖到地板上。乌黑的头发闪着蓝光。她用一只手托起拖到地板上的长发，悬在手上，另一只手吃力地把稀疏的木梳子插进厚厚的发丝里。她撇着嘴，黑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好象在生气，而她的脸覆盖在浓密的头发里，显得很小时，很可笑。

今天外婆显得怒气冲冲的，可是当我问她，她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，她马上就用惯常那种亲切温和的声音回答说：

“大概是上帝惩罚我吧。上帝说，就让你长这么多头发，你就使劲去梳吧！年轻的时候，我常常向人夸耀我这头好头发，象马鬃似的。现在我老了，开始讨厌这头发了！好好睡你的，时间还早着呢，太阳才刚刚起身。”

“我不想睡觉！”

“好，不想睡就不睡了。”外婆马上就同意了。她在编辫子，一面抬眼朝长沙发上瞧了瞧。母亲睡在沙发里，仰面躺着，身子绷得象箭一样直。

“你昨天怎么把奶瓶打碎了？小声告诉我！”

外婆讲起话来象唱歌似的，特别动听，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象一朵盛开的鲜花。温柔，鲜妍，清新，很容易存留在我的记忆里，永不忘怀。有时候她会微微一笑，那一对象黑樱桃核的眼睛却睁得很大，闪烁着难以言表的快乐的光芒，她那洁白坚固的牙齿也随着她的笑容一并展露出来，好不快活。尽管她那黑黑的面颊上布满了皱纹，不过她的脸整体上看来还显得很年轻，而且容光焕发，只可惜那只皮肉松弛的鼻子，鼻孔张得很大，鼻尖红红的，损害了这张脸。她喜欢闻鼻烟，她有一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。她总是穿一身黑衣服，但她内心却充满着永不熄灭的愉快和温柔。她总是弯着腰，几乎成了驼背。别看她那么胖，走起路来却轻快敏捷，象一只大猫似的。她全身也柔软得象一只温柔的猫。

外婆到来之前，我仿佛在昏睡，仿佛躲在黑暗中。她的出现唤醒了我，使我见到了光明，她把周围的一切都给连接起来，把这一切编织成色彩缤纷的花边图案。她很快就成了我终生的朋友，成了我最贴心的人。她最了解我，也是我最心爱的人，这是因为她对世界充满了无私的爱，这种爱使我感到充实，使我在艰苦的岁月里充满力量。

四十年以前，乘轮船航行是很慢的。我们搭轮船去下新城，航行了很长时间。我还清楚地记得航行的最初几天沿途所见到的美丽景色。天气一直很晴朗，我和外婆待在甲板上，从早晨待到傍晚。在艳丽的晴空下面，伏尔加河两岸就象绸缎一般，秋天给河岸镀上了一层金色。火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不慌不忙，懒洋洋地行驶着。轮片打击着蓝灰色的河水，发出隆隆的响声。船尾有一条长长的拖缆，拖着一条驳船。灰色的驳船慢悠悠的，活象一只土鳖。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不知不觉地浮动着，四周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，碧绿的群山宛如大地的华丽衣装的皱褶。河两岸耸立着城市和乡村，远远望去，好象是一块块刻着花纹图案的饼干。金黄色的秋叶在河面上漂浮着。

“你快瞧，多好看啊！”外婆不时地对我说，她在船两侧的甲板上跑来跑去，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。

她在欣赏河岸上的景色，看得着了迷，常常忘记了我站在她身旁。她站在甲板上，两手抱在胸前，微笑着，静默不语，而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。这时，我揪了揪她那印花布的黑裙子。

“什么？”她全身猝然一震，“我好象打了个盹儿，在做梦呢。”

“那你哭什么？”

“傻孩子，我哭是因为高兴，也是因为我老了，”外婆微笑着说，“我老了，我已经在这人世上活过了六十个春秋啦。”

然后，她闻了一会儿鼻烟，开始给我讲故事。她讲的故事稀奇古怪。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圣徒，有各种各样的野兽和妖怪。外婆给我讲故事的时候，声音很轻，一副神秘的样子。她俯下身来冲着我的脸，眼睛睁得圆圆的，直勾勾地望着我的眼睛，仿佛要向我心里注入一种令我振奋的力量。她讲故事也象在唱歌，好听极了，她那动人的话语越讲越好听。听她讲故

事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。我总是一边听，一边请求她：

“再讲一个吧！”

“好吧，再讲一个。灶神爷坐进炉灶底下的空洞里，他被面条扎伤了脚，一瘸一拐的，哼哼唧唧地叫着。‘哎哟哟，小老鼠，好疼哟；哎哟哟，小老鼠，我忍不住啦！’”

外婆抬起了一只脚，两手抱着，悬空晃动着，可笑地皱着眉头，仿佛她真的感到疼痛难忍。那些留着大胡子水手们和气地站在四周，边听边笑，夸奖外婆讲得好，也请求说：

“好，大妈，再讲一个吧！”

后来水手们说：

“走吧，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！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水手们拿出伏待加酒款待我外婆，给我吃西瓜和香瓜。这一切都是悄悄做的，因为轮船上有一个很严厉的人，他禁止人们吃瓜果，他要是看见有谁吃瓜果就夺过来，扔到河里去。这人的穿戴很象巡警，衣服上有一排铜纽扣，老是喝得醉醺醺的，人们都躲他远远的。

我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，即便是来了，也离我们远远的。她一直沉默不语，神色严厉。她身材高大、匀称，脸色铁青，浅色的发辫盘在头上，宛如沉重的王冠。她全身结实有力，我每每回忆起来，总觉得她身上笼罩着薄雾或是一团透明的云彩。她那双直率的灰眼睛跟外婆的眼睛一样大，冷漠地从云雾里望着，显得郁郁寡欢。

有一次，母亲严肃地对外婆说：

“妈，人家在笑话您！”

“上帝保佑他们！”外婆无忧无虑地回答，“让他们去笑话吧，随他们的便，让他们笑个够吧！”

我至今记得，外婆远远望见下新城时，高兴得象个孩子，手舞足蹈起来。她拉着我的手，急急忙忙把我推到船栏旁，大声喊道：

“快看，快看，多好看啊！那儿就是，天哪，那就是下新城！神仙住的地方，美极了！你瞧那些教堂，就好象是在空中的！”

她又去央求我母亲，差点哭起来：

“瓦留莎，你过来看一眼好吗？你大概把这些地方都忘了！你看了会很高兴的！”

我母亲苦笑了一下。

轮船在河心停了下来，正对着这座美丽的城市。河面上挤满了船只，船桅如林。这时，一只载满了人的大木船朝轮船靠了过来。有人用钩竿钩住了轮船上放下来的舷梯，于是大木船上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轮船甲板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，他走路飞快，穿一身长长的黑衣服，鹰钩鼻子，赤金色的胡须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。

“爸爸！”我母亲深沉而又响亮地喊了一声，就扑倒在这个小老头的怀里，小老头抱着她的头，用赤红的小手急急地抚摸着她的脸，尖声叫道：

“傻孩子，怎么啦？哎哟哟，瞧你，瞧你，唉，你们这些人呀。”

我外婆象陀螺似的团团转，一会儿工夫就把所有人都拥抱和亲吻过了。这时她把我推到人们面前，急匆匆地说：

“快点过来，这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，娜达丽娅舅妈。这是两位表哥，都叫萨沙；表姐卡捷琳娜。这些都是咱家的人，你瞧有多少！”

外公对她说：

“老婆子，身体可好？”

外婆和他一连接了三个吻。

外公把我从拥挤的人群里拉了出来，摸着我的头，问道：

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我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。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。”

“他在说什么？”外公问我母亲，还没等母亲答话，他就推开我说：

“颧骨长得象爸爸，快上木船吧！”

我们乘木船来到岸边。下船以后，象队伍一样沿着铺满鹅卵石的斜坡朝山上走去，坡道两旁长满被人践踏过的枯萎的野草。外公和我母亲走在最前头。外公个子很矮，只到我母亲肩头，他迈着小碎步，走路很快。我母亲俯视着他，同他并排走着，仿佛在空中飘动。两个舅舅一声不响地跟在他们的后面。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得光溜溜的。雅科夫舅舅干瘦，象外公一样，他的头发是淡黄色的。还有几个胖女人，穿着很鲜艳。六个孩子年龄都比我大，也都很文静。我走在外婆和娜达丽娅舅妈身边，娜达丽娅个子很小，脸色苍白，蓝眼睛，挺着个大肚子，走走停停，喘着粗气，低声说：

“哎哟，我走不动了！”

“他们让你来干什么？”外婆生气地埋怨着，“真是一家子窝囊废！”

这伙人里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一个也不喜欢。在他们中间，我感觉自己是个陌生人，就连外婆也显得黯然失色，似乎疏远了我。我特别不喜欢外公，我马上就感觉到他对我怀有敌意，于是我格外留心他的一举一动，对他怀有一种好奇心，同时又害怕他。我们来到斜坡顶端，在这里，紧靠右侧的山坡有一所低矮的平房。从这座平房开始，一条街道通向远处。这座房子涂着粉红色油漆，油漆涂得很不均匀。房盖很低，窗子向外突起。从外面看，房子显得很大，但屋里被隔成许多小房间，光线很暗，也很拥挤。就好象在一艘停靠在码头的轮船里，到处是脸色阴沉的人们，孩子们象一群偷偷觅食的麻雀，到处乱窜。屋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，我过去从未闻过这种气味。

我无意中来到院子里。这院子也令人讨厌。这里挂满了大幅的湿布，摆满了一个个大木桶，桶里盛着不同颜色的水，水很浓，水里泡的也是破布。在院子的一角，有一间低矮的快要倒塌的耳房，耳房里生着炉子，炉膛里的木柴烧得正旺。不知在煮什么东西，发出嘟嘟的响声。只听见有人在大声说话，却看不见人影。说的话也令人奇怪：

“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白矾。”

这种沉重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一旦开始，便以惊人的速度流动起来。我每每回忆这段生活，都觉得这是一个严酷无情的童话，我觉得这个童话是由一个善良而又过于诚实的天才讲出来的，并且讲得非常好。时至今日，我回顾往事，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以相信，当时的一切居然会是真的，有许多事情我想反驳，加以否认，“一家子窝囊废”的生活是阴暗的，充满许多残酷的事实。

然而，事实胜过怜悯，因为现在我不是在讲述我自己，而是在讲述那个令人压抑的又充满恐怖的狭小的天地。普通的俄罗斯人曾在这个小天地里生活，而且至今还在生活着。

在外公的家里，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敌意。这种相互敌视的气氛象炽热的雾气一样弥漫着，毒害着大人，也影响着孩子，连孩子们也热心参与这种敌视。后来，外婆多次讲起这些事，我才知道，我母亲回娘家来的时候，正赶上她的兄弟和父亲闹分家，那几天吵得正凶。母亲突然回到娘家来，更加剧了他们要分家的愿望。他们害怕我母亲来讨要嫁妆。外公本来为我母亲预备了一份陪嫁，但因她“私自成婚”，违背父命，陪嫁就被外公扣下了。两位舅舅认为，这份陪嫁应该由他们两人平分，其实他们早已结下怨恨，为了谁在城里开染坊，谁到奥卡河对岸的库纳维诺镇去开染坊吵得不可开交。我们来这里不几天，吃午饭的时候，厨房里就爆发了一场争吵。两个舅舅忽然跳起来，把身子探过桌子，直冲着外公吼叫起来，满腹怨恨地咬着牙，象狗似的浑身直打哆嗦。外公用汤勺砰砰地敲打着桌子，满脸通红，象公鸡似的尖叫起来：

“我让你们全都给我滚出去要饭！”

外婆的脸扭歪了，痛心地说：

“全分给他们吧，老头子，分了你也就安生了，就分给他们吧！”

“呸！你还纵容他们！”外公叫道，眼睛闪着凶光，说来奇怪，外公个子很小，喊叫起来却震耳欲聋。

我母亲从桌旁站身起来，不慌不忙地走到窗前，转过身去背对着大家。

这时，米哈伊尔舅舅忽然挥起胳膊朝他弟弟的脸上打去，对方吼叫一声，一把揪住米哈伊尔舅舅。于是两人在地板上滚作一团，声音嘶哑，哼哼唧唧地相互辱骂着。

孩子们哭了起来，怀着身孕的娜达丽娅舅妈不顾一切地喊叫着，我母

亲连忙走过去，抱着她把她拖走了。生性快活的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从厨房里轰出去。椅子翻倒了。肩膀宽宽的年轻帮工小茨冈骑在米哈伊尔舅舅背上，而格里戈里·伊凡诺维奇师傅正在心平气和地用毛巾捆住米哈伊尔舅舅的双手。格里戈里·伊凡诺维奇是个秃脑瓜，留着大胡子，戴一副墨镜。米哈伊尔舅舅的脖子伸得老长，又黑又稀的大胡子在地板上蹭来蹭去，声音嘶哑地喊叫着，怪吓人的。外公围着桌子急急地踱步，并用抱怨的语气喊着：

“啊，亲兄弟！骨肉亲情！唉，你们这些人哪。”

吵架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被吓坏了，连忙爬到炉炕上。我躲在那里观望着，又害怕又惊奇，只见外婆正在用铜盆里的水给雅科夫舅舅洗脸，雅科夫舅舅的脸给打破了，满脸是血，一边哭一边跺脚。外婆沉痛地说：

“这些混蛋，亡命徒，清醒清醒吧！”

外公把撕破的衬衫往肩膀上拉了拉，冲外婆喊道：

“老妖婆，瞧你生的这些畜牲！”

雅科夫舅舅走了，外婆跑到屋角里，虔诚地大声祷告着：

“圣母啊，求求你，把理智还给我的孩子们吧！”

外公站在她的旁边，侧身望着桌子，桌上杯盘狼藉，汤水流得满地都是。

外公轻轻地说：

“老婆子，你要留心他们俩，当心他们会欺负瓦尔瓦拉。”

“得啦，上帝保佑你！快把衬衫脱下来，我给你缝上。”

外婆用两手抱着他的头，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，他比外婆矮半头，只好把脸在外婆肩上贴了一下。

“看来，该分家了，老婆子。”

“是该分家啦，老头子，是的！”

他俩谈了好久。起初两人谈得很投机，后来外公开始用脚沙沙地蹭地板，象一只准备斗架的公鸡，用手指着外婆，压低了嗓门吓唬她大声说：

“我太了解你啦，你比我心疼他们！可是你的米什卡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，而雅什卡是个虚无党！他俩迟早会把我的家产换酒喝光的，迟早会挥霍干净。”

我在炉炕上笨拙地转了个身儿，不小心把熨斗碰翻了，熨斗哗啦哗啦地顺着梯子滚了下去，“扑通”一声掉在泔水盆里。外公闻声跳了起来，冲到梯子上，把我从炉炕上揪了下来，仔细地打量着我的脸，仿佛第一次见到我似的。

“是谁把你放在炉炕上去的？是你妈？”

“是我自己。”

“你撒谎。”

“不，就是我自己。”我当时被吓坏了。

他用手掌在我脑门上轻轻拍了一下，放开了我。